

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組詩

天地人和



藝苑草
丘樹宏

第一章：天

天，顛也。至高無上，從一大。
二百億萬年前的爆炸，開闢壯麗輝煌的起源，天地分離出蒙童混沌，碰撞放射出光明燦爛，創造出浩浩渺渺蒼穹，縱橫千百億光年方圓。
星系，恆星，星雲，物質，時間，空間，至高無上，高高為顛。
能量，定律，學說，神話，哲學，觀念，至遠無界，遠遠無邊。
無論大大小小，不管長長短短，雄偉宇宙俯瞰一切，矗立起赫赫威嚴。
不管有形無形，無論光明黑暗，神奇太極包含所有，開放出襟懷萬千。

第二章：地

元氣初分，輕清陽為天，重濁陰為地。萬物所陳列也。
四十億年前熾熱的岩漿，爆炸融化地球圈層物質，太古宙元古宙生發大氣，顯生宙演繹出生物神奇。
從六千公里的地心出發，呼吸着氮氣氧氣水蒸氣，五大陸矗立起山川脊樑，二十四小時走出日日夜夜，十二個月份走出一年四季，金木水土火創造億萬壯麗景象，與太陽月亮為伍風霜雨雪洗禮。
一天天自轉一年年公轉，張揚和延續着無限引力，燃燒着岩漿碰撞着板塊，將所有生命和災難托起。
氫氣組成無色無味的無機物，

賦予人類生命之源無限生機。
萬物生長是你美麗的生命，
厚德載物是你尊貴的名字。

第三章：人

人，天地之性最貴者也。
五百萬年前東非誕生，從直立人進化成智人，泥土捏造了各種神話傳說，人類的事情從來最為紛紜。
發明工具有了勞動收穫，鑽木取火不再懼怕寒冷；交流語言聯結成一個個集體，發明文字創造了一種種文明。
日與夜，天與地，生與死，生殖，遷徙，消亡，傳承；男與女，老與少，尊與卑，家庭，氏族，階級，社群。
檢討借鑒經驗順應改造自然界，教育科技文化煉就了生命靈魂；天與地與社會同生共繁衍，人，就是最寶貴的精氣神。

第四章：和

和，相摩也。蘇，調也。天地人和，

禮之用，和為貴，王之道，斯之美。
一排簫一排笙叫做蘇，聲音協調悅耳吹成和；英語的稱呼Harmony，融洽和諧和聲唱成歌。
天地人和的理想世界，本源的初心也是未來寄託。物種的進化伴隨着醜惡，人類進步也帶來了掠奪；從石器青銅到鐵的冶煉，從冷兵器到罪惡的軍火，無休無止的殺戮和戰爭，仇恨燃燒着人與人國與國。
礦產，石油，山川，水土，野蠻的開採留下片片荒漠；藍天，大海，草原，田疇，污染沉重太陽暗淡月蹉跎。
神秘的瘟疫裹挾金融危機，多少生命飄零家庭流離失所。冷戰綁架科技道德跌下了峽谷，霸權侵犯世界居心毒品般齷齪；形而上意識形態敵對多元文化，全球化的時代背上了重重包裹。
天還是那個天藍天依然，地還是那個地大地物博，

人還是那個人人類繁茂，同舟共濟是未來的船艙。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芸芸眾生競天擇；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車同軌走出前路廣闊。
每一個人每一種生命都能健康成長，機器人也長成延伸生命的基因長河。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明都彼此尊重，毀滅不屬於宇宙永續和平發展之歌。所有的夢想都放飛九霄雲外，一切的勞動在大地結出豐碩碩果。
人道正義教化無類相親相愛，共同價值引導方向一起邁步走過。人類只有一個地球，地球上住着你和我；各國共處一個世界，誰能離開世界生活！
在這個大大的地球上，有一種團結叫命運共同體，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裏，有一種未來叫做天地人和！
啊！
天地人和！
天地人和！

「銀杏黃」



市井萬象

日前，成都市銀杏已基本達到盛黃，全面進入最佳觀賞期，吸引不少市民拍照留念。

中新社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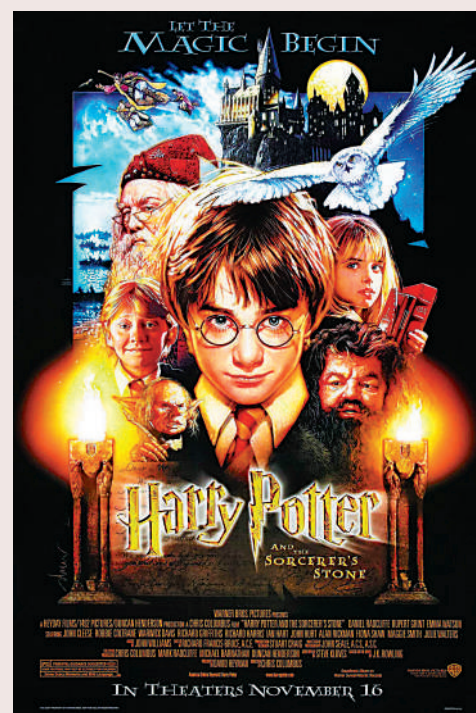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常說，人生能有多少個十年，又有多少如煙往事值得回味。二十多年前橫空出世的奇幻小說《哈利波特》，便足以影響一代人並成為許多人的集體回憶。今年作為《哈利波特》系列改編的第一部電影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首映二十周年，該片於十二月重返大銀幕，相信會掀起新一波懷舊潮。

必須承認，不論你是不是哈利波特迷，都無可避免地被捲入小說所激起的巨大洪流，由英國作家J·K·羅琳打開的那道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門，就像作品本身那樣充滿魔力，吸引讀者酣暢淋漓地去經歷一場驚心動魄又如夢似幻的冒險之旅。小說中的人物眾多，從勇敢正義的哈利、聰明善良的妙麗、呆萌幽默的榮恩，到法力強大的鄧布利多校長、深藏不露的斯內普教授以及陰暗自負的佛地魔，他們個性分明，立體鮮活，讀起來讓人身臨其境，彷彿他們就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一分子。

《哈利波特》的成功之處在於，作者羅琳採用了多重寫作手法，並且擅於製造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反差，令故事充滿戲劇性，情節撲朔迷離。如同文學評論家葉顯林形容，她尤其學會了如何一邊展開故事，一邊補全人物過去經歷的細節，同時又埋下大量線索。哈利的身世之謎從開篇提起，此後便疑問不斷，讓讀者欲罷不能。羅琳總是在看似不經意間留下伏筆，並對後文作出鋪墊，使得故事情節意外迭起，懸念叢生，直到她交出終結篇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》，但對於哈迷們來說，仍然意猶未盡。

羅琳這樣的寫作方式，得益於她喜歡從不同形式的文化中汲取創作養分。以《哈利波特》中世界觀的設定為例，無疑從源遠流長的巫術文化、凱爾特文化、基督教文化、中世紀神秘術當中獲得大量素材。普立茲獎得主《紐約時報》書評家角谷美智子曾評價說，羅琳在創作《哈利波特》系列時，似乎借鑒了不少文學元素，從英國民間傳說、古代神話，到《聖

舊夢重溫



▲電影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二〇〇一年首映，於今年十二月重返大銀幕。
電影海報

經》和莎士比亞名著，再到《綠野仙蹤》、《星際迷航》和《星球大戰》等，她從中抽取精華，並把它們變成自己的東西。

雖然羅琳從未公開承認過《哈利波特》創作靈感的真實出處，但人們在對比之後發現，小說與不少大眾耳熟能詳的著作，在一些情節上似曾相識。比如，哈利死而復生回來拯救世人的情節，與《聖經》中的耶穌復活有異曲同工之妙，而「國王十字車站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「耶穌的十字架」。《哈利波特：死神的聖物》裏的傳說，與喬叟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中《懺悔者的故事》的三兄弟與三件死聖聖物故事如出一轍。佛地魔和預言的描寫，則跟莎士比亞筆下《馬克白》中三個女巫對馬克白作出的預言頗為相似。還有哈利要穿越國王十字車站的牆才能到達九又四分之三台的情節，讓人自然會聯想到英國作家C·S·路易斯《納尼亞傳奇》（The Chronicles of Narnia）裏的魔法衣櫥。

當然，貫穿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還有

一個重要元素，那就是字裏行間洋溢着的濃重懷舊（Nostalgia）情結。就像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兒童文學項目主任菲力普·尼爾所說，羅琳的文字引人入勝，既現代又老派，從小說中能夠看出，她受到傳統英國寄宿學校類小說的很大影響，這說明她非常了解英國的文學經典，並且做到了良好傳承。菲力普所指的老派，正是羅琳對英國「舊時光」元素的大量運用，比如，中世紀的城堡、維多利亞時期的車站和蒸汽火車、《唐頓莊園》式的服飾和禮儀，以及十九世紀英國女作家艾米莉·勃朗特小說《咆哮山莊》中哥德式的浪漫等等。

對於懷舊在文學作品中的作用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博伊姆在《懷舊的未來》一書中指出，根據側重點的不同，懷舊可分成重建性懷舊和反思性懷舊，前者突出想像性地重建已經失去的家園，作為重建家鄉的象徵及儀式，是把時間空間化。後者則緊緊抓住那些記憶的碎片，將過去的拉回到當下現實，是把空間時間化。

羅琳在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中將兩種懷舊完美結合，通過古今對比和時空交錯，打造了一處古老與現代高度混雜的魔幻家園，以此勾起讀者對逝去的美好時光的懷念。而這也符合英國現代主義小說的特點，即大膽地擺脫鐘錶時間和物理空間的束縛，組建新的時空秩序。也就是將時間顛倒或重疊，將空間錯位與分解。

從童書的角度，《哈利波特》也結合性地傳承了戰後英國兒童文學中兩個重要文類——時間穿梭和歷史奇幻。在本質上，都是借助想像在時間、歷史和過去中進行構建。因此，從懷舊意義上講，《哈利波特》中大量時間和歷史的交織，對成年讀者同樣具有強大的感染力。也難怪有人說，這是羅琳寫給成年人的童話。

十分巧合的是，繼早前經典美劇《老友記》（Friends）的主演實現重逢之後，電影《哈利波特》中「魔法三人組」的演員也將於明年元旦進行「世紀大團聚」，就像其中飾演妙麗的英國女星愛瑪屈臣說，當時的孩子，如今都長大了，回首過去，定會百般滋味在心頭。

一窗冬雪半卷書

冬天走向深處，雪鋪天蓋地落下來，一覺醒來，大雪堵住了門，我便覺得這是冬日的福利。原因很簡單，雪擁柴門，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，在室內生火，煮茶，搗鼓一些平日裏沒空做的吃食，看半卷閒書，坐在窗邊看鳥啄食，都是很愜意的事情。

小時候學到「雪擁藍關馬不前」，總覺得主人是幸運的，並不覺得雪後的悲催與傷感，總覺得，馬不前又有什麼，索性歇馬飲酒，若我為俠客，不妨大雪滿弓刀地耍上一通，出一身汗，總也是大好的事情，最起码周身暖和，坐在深雪中「空悲切」又有什麼好的？這樣想着，我少年時的心境到了中年，有着一樣的慵懶和悠閒。

其實，人不能日日緊繃神經，是要學會放輕鬆的，享受一些上天安排給我們的慢生活，這才是「適天之道，順地之理，物無不得其所」。就像眼前的這場大雪，齊膝之深，就在室內生起炭火，煮一壺老茶，翻半卷明清話本，溫暖備至。

一場雪，的確可以把很多事情擋在門外。比如，繁雜的噪聲，雪下得緊積得深，很多人都上不了路面，當然也就沒有了噪聲和喧囂，最多有幾隻覓食的鳥，無計可施地站在枝頭瞭望，瞅準了誰家屋檐下掛着的幾捆子玉米，忙撲棱着翅膀去偷嘴。雪，又是多好的藉口，終於可以躲開無意義的飯局，「下雪路滑，我出不去」「發動機太冷，車打不着火」

——故而，我還是不去了！雪更可以把不速之客擋在門外，雪下得大，院子索性也不掃了，關起門子，躲進小樓成一統多美好，不想見的人進不得門來，我自室內，安享一份清淨。

早些年，我曾看過這樣的句子：雪一下，全世界就是一座沒有圍牆的書房，讀書，獨自梳理自己的閱讀，然後「獨淑」，多好的一件事情。大雪天裏，偎窗夜讀，讀到羅伯特·勃萊的詩，總有不少驚艷，或者稱之為冷艷的句子跳出來，他說：「貧窮而聽着風聲也是好的。」我是不是可以引申為——貧窮望着落雪也是好的。那滿目聖潔的雪，總是讓人安靜，就像文字一粒粒在書卷中集結。一卷書翻開來，就像是一場大雪下了一半，雪依舊在紛紛揚揚，下半卷書我仍要繼續看，字如雪，紛紛入我眼簾，入我胸懷。

冬日，似乎是專門要人休憩的季節，即便是平日裏忙得腳不連地的農人，冬日裏也會格外清閒，舊時，每每下了雪，到了晚上，母親總會幫我們納鞋底做鞋，一燈如豆，我在一旁看，那密密匝匝的針腳，也像是一粒粒雪，落在了棉布鞋底上，也落進了我的心裏。忘了是哪位詩人的句子：我們說過的話，就像是縫紉機走過布匹，豐滿的話語就像是針穿了線，能把布匹縫合在一起，空閒無物的廢話好比沒有穿線的縫紉機針，只能戳下破壞性的一個個點。

一寫到雪，總是讓人停不下來，意猶未盡。

古人的社交之趣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拍賣公司邦瀚斯策劃的以古代文人社交為題的展覽「雅集：中國文人社交藝術」，在金鐘太古廣場舉行，展出古琴、方爐和茶壺等文人用具和藏品，讓今天的你我一窺古代日常生活的寧靜與雅緻。

展出的琴棋書畫等用物，讓我想到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那幅據傳為宋徽宗所畫的《十八學士圖》。畫中有古樹蒼鬱，有白玉雕欄，清幽環境中數位學士或坐或立，觀畫，搖扇，或以清水濯手，怎一個閒適得！歷朝歷代的雅集中間，有不少均以「十八學士」為題，而這十八位學士究竟有何來歷？還要從唐太宗李世民開始說起。

李世民注重人才，尚未登基時已在首都長安設立「文學館」，廣邀天下名士，其中有十八位尤其出名，故名為「十八學士」。李世民

當上皇帝之後，遂命彼時著名畫家閻立本為十八學士畫像，突顯這十八人輔佐之功績，更為體現皇上禮賢下士的胸懷。儘管閻立本的這幅作品已在歷史煙塵中散佚，但十八學士的故事卻流傳至今，更有「十八學士登瀛洲」的說法，可見這十八人的地位及影響。後來的宋元及明清諸代畫家，均曾以此為主題創作，其中尤為知名的便是宋徽宗和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。

大家都知道宋徽宗趙佶是一個除了做不好皇帝、琴棋書畫飲食玩樂等等諸事皆精的超級文青兼藝術家。如是性格，自然對於文人雅集和聚會等格外傾心。在他的《聽琴圖》中，已能看出這位皇帝對於樂聚的喜好，而到了《十八學士圖卷》中，宋徽宗更是用一幅超過五米的長卷，將文人聚會時的遊園、賦詩、奏樂、宴飲、戲馬和觀鶴等等場景悉數呈現。這與其說是為了展現彼時文人悠閒趣致的生活，不如說是作畫者本人內心理想的外化。



▲宋徽宗《十八學士圖》（局部）。
作者供圖

與南唐的那幅長卷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的隱忍及「話中有話」不同，宋徽宗《十八學士圖卷》中的行樂及享樂是全無心機的，是坦然及開敞的。不過，一想到此畫做成不久，宋徽宗即被金人擄走，北宋國破，再將畫中熱鬧自在景象與現實情境對照，尤其引人唏噓。往來無白丁的社交生活雖難得，閒適雅緻的生活雖好，若耽溺其中，則未免不思進取，漸為時代所拋。當我們回望古時生活，既懂其原由，又知其分寸與得失，或許才是恰切的觀看歷史之道。